

摘要

社区矫正制度从谢霆锋案走至大众眼前，在我国发展至今仍为时较短。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大多由司法所或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兼任，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展矫正和管理。在工作过程中，缺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支持，亦缺少专业的工作人员，导致社区矫正工作无法针对性地开展，最终矫正效果比较一般。同时，在社区矫正中，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由于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差异，在其进行矫正时更需要多加关注。否则容易导致女性社区矫正对象无法顺利解矫，甚至发生再犯罪行为，从而也会对社会稳定与和谐造成影响。

本文基于西安市 W 社区与社工机构合作的项目，经过实践走访，选取了 W 社区中的女性社区矫正对象 P 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其认知偏差问题开展相关个案服务。在介入过程中采用了问卷法、半结构式访谈并结合参与式观察方法，对服务对象 P 的基本情况做了多方位的了解并收集相关资料信息。在通过资料了解 P 的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同服务对象 P 建立了专业关系。随后展开预估，并借助认知偏差问卷确定了认知偏差问题。在对其认知偏差表现基本明晰后，分析了其主要成因是：缺乏法律意识、自我封闭、家庭支持薄弱及周围环境的排斥。笔者总结其成因后，对服务对象 P 实施个案介入，并选取了认知行为治疗模式，同时制定了相关服务计划，并确立了服务目标与服务内容。

在开展具体个案服务中，由于 P 认知偏差问题的成因有三个维度，需要根据其不同维度影响来开展针对性服务。个人维度，笔者协助服务对象 P 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实现正确认识、增强自我意识、转变消极态度以及修正偏颇自我认知；在家庭维度，改善服务对象 P 与母亲之间的母女关系，帮助双方构建起良性沟通的桥梁，营造积极的家庭氛围，帮助服务对象 P 获得积极的家庭情绪支持；在社会层面，加强服务对象 P 与周围邻里的联系和互动。从不同维度帮助服务对象 P 修正认知偏差问题，实现良性转变。并在本次介入的后期，跟进服务以便巩固介入成果。随后为保证本次评估的全面性与客观性，从三个角度展开评估，即定量评估、观察评估与目标达成度评估。由最终评估结果可以看出，服务对象 P 的认知偏差问题得到了有效修正，逐步实现良性正向转变，利于其顺利解矫。

最后，笔者对本次实践进行了反思与总结，肯定了认知行为治疗模式介入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认知偏差的成效，同时也反思了模式的局限性以及在实践中的不足，旨在为之后的女性社区矫正实践提供经验。

关键词：认知行为治疗模式；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认知偏差

Abstract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s system has come to the public from the Nicholas Tse case, and it is still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the work of community corrections in my country is mostly carried out by the judicial office or the staff of community corrections on a part-time basis, and the corrections and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corrections subjects are carried out. In the process of work, there is a lack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echnical support, as well as a lack of professional staff, so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s cannot be carried out in a targeted manner, and the final correction effect is relatively general. At the same time, in community corrections, female community corrections objects need more attention due to thei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Otherwise, it is easy to cause the female community correction object to be unable to be corrected smoothly, or even to re-criminal behavior, which will also have an impact on social stability and harmony.

Based on the project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W community in Xi'an and the social work organization, this paper selects the female community correction object P with cognitive bias in the W community in Xi'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method were used to collect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client P.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evant situation of P through the data, a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has been established with the service object P. Then the prediction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cognitive bias problem was determined by means of the cognitive bias questionnaire. The biases were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weak legal awareness, lack of self-awareness, negative social attitude and self-perception error. 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of cognitive bias, the main causes are analyzed: lack of legal awareness, self-isolation, weak family support and exclusion from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fter summarizing its causes, the author selects the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model to carry out case intervention, formulates relevant service plans, and establishes service goals and service contents.

In carrying out specific case services, since the causes of P cognitive bias have three dimensions,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argeted services according to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In the personal dimension, the author assists client P to achie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his criminal behavior, enhance self-awareness, change social attitudes, and correct wrong self-awareness; in the family dimension, improve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ent P and his mother, so that both parties can Realize positive communication, thereby creating a positive family atmosphere and helping client P

to obtain positive family emotional support; at the social level,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client P and surrounding neighbors. Help the client P to correct the cognitive bias problem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achieve a benign transformation. And in the later stage of this intervention, further follow-up services and consolidate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Subsequently, the evaluation of this service is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 namely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bservational evaluation and goal achievement evaluation to ensure the comprehensiveness and objectivity of the evaluation. From the final evaluation result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ognitive bias problem of client P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Finally, the author reflects and summarizes this practice, affirm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model in intervening in the female community to correct the cognitive biases of the subjects, and also reflects 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model and its shortcomings in practice. experience in community corrections practice for women.

keywords :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modality; female community corrections ; cognitive bias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
1.2.1 理论意义	2
1.2.2 现实意义	2
1.3 研究综述	2
1.3.1 关于社区矫正的研究	2
1.3.2 关于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的研究	4
1.3.3 关于认知偏差的研究	7
1.3.4 研究评述	10
1.4 核心概念	11
1.4.1 女性社区矫正对象	11
1.4.2 认知偏差	11
1.5 理论基础	12
1.5.1 认知行为理论	12
1.5.2 增能理论	12
1.6 研究方法	13
1.6.1 问卷法	13
1.6.2 半结构式访谈法	13
1.6.3 参与式观察法	13
1.7 研究思路	14
第 2 章 认知偏差个案的需求评估与计划制定	15
2.1 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认知偏差初查	15
2.2 服务对象 P 的基本情况	15
2.2.1 基本情况	15
2.2.2 家庭情况	15
2.3 资料收集与认知问题分析	15
2.3.1 资料收集	15
2.3.2 认知层面问题分析	19
2.3.3 情绪层面问题分析	20
2.3.3 行为层面问题分析	21

2.4 服务对象 P 需求分析	21
2.4.1 认知层面需求分析	21
2.4.2 情绪层面需求分析	22
2.4.3 行为层面需求分析	22
2.5 认知行为治疗模式介入及其适用性	22
第 3 章 服务对象 P 认知偏差的个案介入服务	24
3.1 服务目标与服务计划	24
3.1.1 工作目标	24
3.1.2 服务计划	24
3.1.3 服务计划表	25
3.2 介入女性社区矫正对象 P 认知偏差的实务过程	26
3.2.1 接案	26
3.2.2 建立关系	27
3.3 介入过程	28
3.3.1 介入初期	28
3.3.2 介入中期	29
3.3.3 介入后期	36
第 4 章 个案效果评估及反思	37
4.1 定量评估	37
4.1.1 认知偏差问卷测量对比评估	37
4.1.2 社区矫正对象自陈问卷测量对比评估	37
4.2 观察评估	38
4.3 目标完成度评估	38
4.4 个案介入认知偏差的优势	39
4.5 存在的不足	40
4.6 个案介入的伦理反思	40
4.6.1 案主自决的伦理困境	40
4.6.2 服务终止的伦理困境	41
第 5 章 结论	42
5.1 研究结论	42
5.2 论文不足之处	43
5.2.1 具体介入方法及技巧	43
5.2.2 研究能力	43

参考文献	44
致 谢	47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48
附录一：认知偏差问卷	49
附录二：社区矫正对象自陈问卷	56
附录三：访谈提纲	59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社区矫正制度从谢霆锋案走至大众眼前，至今已 19 年。社区矫正是指在判决、裁定和决定的时限内，将符合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当中，并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及社会志愿者协助下，矫正其犯罪心理及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作为一种非监禁的刑罚执行方式，相较于传统监禁，能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的人权与合法权益的保障。同时，还能弥补传统监禁刑罚的缺陷，降低成本。我国自 2003 年起，开展社区矫正试点，但由于时间尚短、专业人才不足等多方面影响，导致在矫正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矫正形式大于内容的现象，更别说提供专业的矫正服务。

据中国新闻网 2019 年发布 12 月发布，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姜爱东表示，目前全国累计接受矫正对象达到 478 万，且仍有 77 万人登记在册，同时社区矫正对象于每年还会新增 50 余万人。与此同时，通过对比近几年的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可以发现全国女性总犯罪率在 2017 年占约 9.31%，2018 年占约 9.85%，2019 年占约 10.32%，女性犯罪逐年呈上升状态。但由于女性犯罪特点呈现出相对轻、占比较小等特点，导致社会关注度不够，且鲜少有学者对女性社区矫正对象展开研究。

笔者在西安市 W 社区实习时，发现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由于缺少关注，再加上矫正工作缺乏专业执行机构与人员，导致其认知偏差严重。存在接受几个月或长达一年社区矫正，但仍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甚至认为参加社区矫正即“无罪”的现象。若想帮助女性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解矫，则必须解决错误认知对其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笔者将实习期间接触到的服务对象 P 作为研究对象。在对其开展服务的过程中，以认知行为疗法为介入依据，对 P 的认知偏差开展个案介入。

在对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认知偏差开展研究的同时，探讨个案工作介入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认知偏差是否有效。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 1、如何修正女性社区矫正对象存在的认知偏差
- 2、如何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技巧有效对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认知偏差展开介入
- 3、如何助女性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解矫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笔者在实践中，通过走访选取了西安市 W 社区女性社区矫正对象 P 作为本

研究的典型个案。在对 P 身上存在的认知偏差问题进行了解后，对 P 认知偏差的表现进行分析，并溯源其产生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认知行为疗法开展个案介入，帮助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纠正错误认知，使其积极参与矫正，顺利解矫，回归社会。

1.2.1 理论意义

基于针对社区矫正对象认知偏差的矫正方法偏少，再加之学术界对于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的研究本身就较为稀缺，社会工作的介入研究成果更为稀少。因此，本文意图从社会工作实务方面，对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认知偏差问题该如何开展个案介入进行探讨。同时，在实务中不断反思其理论价值，以论证理论的指导意义。为社会工作介入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的认知偏差问题增砖添瓦，以期拓宽社会工作者对女性社区矫正对象方面问题的研究范围。

1.2.2 现实意义

笔者运用个案对服务对象 P 进行介入，并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对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的认知偏差问题展开干预，使本次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首先，加强社会关注度。本文研究可以让社会对女性社区矫正对象加以了解，关注其现状，帮助其顺利解矫，维护社会和谐的同时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其次，纠正错误认知。通过实践研究，可以厘清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基层现状，同时对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的认知偏差问题有更加清晰认知。在社工介入下发挥专业优势，针对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的特点展开个案工作，帮助其修正认知偏差。最后，提供工作方法。通过研究实践过程，分析访谈内容、对比前后测量情况，对个案介入的结果进行反思。总结优势及可持续发展路径，弥补目前对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认知偏差问题介入不足的缺位，同时为社会工作本土化添砖加瓦。

1.3 研究综述

1.3.1 关于社区矫正的研究

19 世纪，西方国家就对与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方式进行了新的尝试，即引入社区矫正。这一尝试至 20 世纪时，已发展至全面实践阶段。西方国家之所以研究社区矫正制度并对其进行推广，是缘于监禁刑自身的弊端在社会上引起了争论。与此同时，人道主义思潮在当时不断发展壮大，对于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行起到了积极影响。在此背后，社区矫正的相关内核、概念也在学术界的兴起了研究浪潮。社区矫正在美国被称为“处遇”，可以理解成制裁、处理、待遇和治疗；在日本被称为“通假”。Clemens·Bartels 认为“矫正”即对犯罪人员实行程度较

宽松的监禁或监控，并在此较为灵活的环境下实行的各种措施、手段。^① Paul·Hahn 所提出的社区矫正，包括限制其自由的时间减少，缩短犯人与社会的距离等措施。^②国外学者在关于社区矫正的研究并非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同时也很注重在实践中开展有关社区矫正模式的探索。在这些模式的探索当中，德国的公众保护模式比较具有代表性。在该模式下，对于社区矫正对象的公民权益保护十分重视。法国的有关模式探索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刑罚执行模式，即先对犯罪进行等级划分，然后再根据其等级，开展不同的针对性矫正。日本在探索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更生保护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哪怕是已经顺利解矫正的人员，仍会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关注，相关部门还会在必要情况下为这些对象提供协助和帮助。^③世界各国对于社区矫正的尝试与探索，不仅可以创新刑罚模式，同时还能帮助人道主义发展和壮大。

随着有关社区矫正的实践发展，其已在司法制度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且还在各个国家不断继续进行实践。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当中，接受社区矫正的非监禁对象人数相比监狱中的监禁对象人数还要多。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刑罚模式的转化，即将以监禁模式为主导的模式，向非监禁模式为导转变。这种转变，其实就体现了正在进步的刑罚模式。

社区矫正工作在国外不断地发展，也促进了国内学者对于社区矫正的关注提升，并对其相关研究的增加。与此同时，我国还出台了《社区矫正法》，在社会各界都引起了关注与重视。学者侯朝宣，总结了法律内容中的亮点，并进一步提炼重点。同时还指出，社区矫正对于社会和谐稳定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为国家节省了执行刑罚的成本。出台《社区矫正法》能够积极推进我国司法文明进步，还能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政策法律支持。^④齐芳在了解相关法律后，对法律内容进行了解读。她指出，法律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目标、实施主体的职责均做出了详细规定，这就标志着我国矫正制度也在逐渐向专业化迈进。^⑤国内有关社区矫正的相关研究，证实了我国无论是在立法方面还是关于社区矫正的实践方面都在不断发展进步中。但是由于发展时间较短，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相较于长期研究社区矫正并基本发展成熟的国外来说，还是不够完善需要继续发展。我国学者董默将我国社区矫正同国外社区矫正进行对比，通过此研究他指出，我国社区矫正比较缺乏专业队伍，需要进一步建设，同时在内容创新等方面也亟需加强^⑥。

① 克莱门斯·巴特勒斯.矫正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56-78.

② Mauer, Review By: Marc . "Emerging Criminal Justiceby Paul Hahn[J].Contemporary Sociology ,1998, 27(5):526-527.

③ 李振杰.社区矫正制度的比较研究与完善进路[J].人民检察, 2019 (17): 71-74.

④ 侯朝宣.为社区矫正执法工作撑起法律之伞[J].中国人大, 2020(4):50.

⑤ 齐芳.开始矫正社会工作新里程[J].中国社会工作,2020(4):11-12.

⑥ 董默.社区矫正工作现存主要问题与对策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20(2):160-161.

对于我国的社区矫正专业队伍建设方面的研究,学者吴宗宪提出,社区矫正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需要有社会力量的参与。可以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为社区矫正工作中加入社会组织的力量。^①陈侃通过探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上海模式”指出,在社区矫正工作当中,社会工作占据重要角色,并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其专业作业。同时还指出了在我国建设专业的司法社工队伍,需要解决社会工作者定位不清、机制不健全以及专业程度欠缺等方面的问题。方舒、苏苗苗基于实务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并对社工介入社区矫正进行了必要性分析,还指出当前我国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实践随着相关法律的出台,得到了法律方向上的指引和支持。^②

1.3.2 关于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的研究

1.3.2.1 女性犯罪

女性犯罪由于在生理、情感和家庭角色上的特殊性,在现状、特征、犯罪成因及犯罪形式上都与男性有所差别。^③

我国女性犯罪率在近年来不断攀升,并且在这些女性犯罪案件当中,部分女性犯罪身上具备了受害人和被受害人的二重属性特点,这两个属性在不同的条件下会互相转换,有二重性特征。在西方关于犯罪的文献中,涉及女性犯罪的作品较多,Cesare Lombroso、Ferrero 在其所著的《女性犯罪》中(2009译),阐明了在犯罪率方面,女性相对男性更低。^④ Lombroso 发现,任何寻找明确定义的犯罪女性原型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随后笔者根据女性本身的社会人属性,主要将社会经济作为自己的文献分析方向,结合多种学派来对女性犯罪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做以研究。其中女权注意犯罪学家阿德勒认为,当两性之间社会经济差距缩小,女性犯罪率也会相应增加,发展中国家也无法避免此现象。此外 Widom、Stewart 及 Bowker 共同认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会影响女性犯罪率上升,^⑤同时 Bowker 还表示女性犯罪理论中经济因素与社会社会因素的影响要比暴力因素强的多。由 19 世纪 80 年代至今,国外有许多学者通过多视角的实证研究对女性犯罪开展深入探析。如 Shabnam Javdani 在《性别问题:使用生态视角了解女性犯罪和破坏行为》一书中强调生态层面分析的重要性,认为司法系统的性别反应是纳入生态视角的关键要素。Carabellese Felice(2019)将女性犯罪与精神病学相联系,有机结合两方角度进行研究,

① 吴宗宪.社区矫正立法与刑法修正案[J].中国司法,2007(5):20-23.

② 方舒、苏苗苗.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J].开发研究,2017(2):126-133.

③ 勾蕾, 土小平.女性犯罪特点及相关因素[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3(40):167.

④ Cesare Lombroso, GinaLomlroso, Ferro, The Female Offender[M],2009.

⑤ Sociology M V O . Women, crime,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1979.

并指出患有女性精神病患者犯罪中的暴力行为少于男性精神病患者。^①

国内方面，在研究成果上，我国学者在西方犯罪学的指导下从实际出发，多角度拓宽研究视角，分析女性犯罪现象。如揭亚雄，通过对 1000 个案例进行实证探究，并随后针对女性毒品犯罪的基本状况和治理路径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厉蓓雯结合上海中心城区的高学历女性犯罪调研，对其犯罪特点与原因进行深层分析。宓洪波通过深度探析女性心理，而实现分析女性犯罪的动机与原因，做到从根源上遏制女性犯罪。

从研究角度看，我国学者关于女性犯罪的研究多会从特征、原因等常见角度出发，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有进行创新研究。例如在基于社会学角度上，就有很多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学者陈楠站在社会角色的研究方向上，对当前女性犯罪的情况进行了新视角的总结。女性社会角色处在现代化洪流中会受到诸多影响，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发生转变、冲突、紧张、失败等情况，基于此而引发犯罪，是将两种基本研究立场融合而成的综合研究视角。^②吴满峰、陈沙麦在社会变迁视角下，提出女性犯罪因社会背景与历史条件的不同，会显现出不同特质。^③杨学慧主要从社会阶层、角色、规范、社会亚文化及社会流动五个维度进行研究。

从研究特征看，由女性角度出发，大多会依据其罪行、动机、手段、情感等方面作出总结。张惠芳被女性犯罪数量持续升高的现象引起关注，并在此背景下，探析了文化冲突与女性犯罪的关系，并对罪行进行了概括与总结。^④柏麟、黄国祥也对女性犯罪的作案动机及作案动向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并认为女性犯罪与男性犯罪在动机动向上是具有差距的。^⑤王牧从女性犯罪的年龄、暴力犯罪及成因等因素分析了其对社会层面的影响及其危害性。^⑥

综上，对于女性犯罪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法学、犯罪学及社会学领域。法学领域着重于从再犯罪方面入手，犯罪学注重研究相关的犯罪心理探析，社会学则关注女性犯罪本身对社会各层面产生的影响。本文研究选取女性社区矫正对象作为研究对象，将在研究女性犯罪的基础上对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深化探讨。

1.3.2.2 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的特殊性研究

国外学者 Zuckerman, Li 及 Diener 通过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调查，并由量化分析得出男性与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条件改变上。社会条

① Carabellese, Felice, Felthous, Alan R, La Tegola, Donatella, et al. Psychopathy and Female Gender: Phenotypic Expression and Comorbidity; A Study Comparing a Sample of Women Hospitalized in Italy's Maximum Security Facility with Women Who were Criminally Sentenced and Imprisoned[J].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2019.

② 陈楠.当前山东省女性犯罪的调查与原因分析[J].职工法律天地:下,2016(11):149-150.

③ 吴满峰、陈沙麦.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女性犯罪[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4(2):43.

④ 张惠芳.论文化冲突与女性犯罪[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4(1):3.

⑤ 柏麟,黄国祥.上海女性犯罪动向浅析[J].法治论丛,1994,(6):2.

⑥ 王牧.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科技界线[J].中国法学 2014(01):32-143.

件改变，女性社区矫正对象与男性社区矫正对象相较之下，前者存在自尊更低，消极情绪更多，认知偏差更强的现象。^①

国内研究学者将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的特殊性研究，划分为犯罪类型与犯罪原因两个大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犯罪后出现的问题，以提出指导。佟相杰将女性犯罪典型划分为财产型与情感型，由虚荣心与嫉妒心引发，本身就存在认知偏差。对此类女性社区矫正对象开展矫正，从根本上纠正错误认知，能有效预防再犯罪行为的发生。^②此外，对于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特殊性研究上，有学者进行了研究视角的创新，认为关键要从“性别视角”出发进行探讨。陈晓敏在对上海市某街道社区矫正个案进行研究时，从性别视角出发，认为在社区矫正中女性处于弱势地位，更易在此环境下进一步深化错误认知。为体现社区矫正的社会公平，应将性别视角纳入其中，以更好地纠正认知，帮扶该弱势群体。^③综上，当前学者，比较认同需在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矫正期间，助其纠正其错误认知，从而预防再犯罪。

1.3.2.3 社工介入女性社区矫正对象

从社会背景出发，社会本身对女性社区矫正对象就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国外学者对此展开了相关研究，其中 Munson 认为，司法社会工作即指的是，同刑法、民法有关联的法律议题以及诉讼的社会工作，也涉猎女性权益、儿童福利等方面。Roberto 与 Partridge 界定了司法社会工作者的工作领域，在美国第 19 版《社会工作大全》丛书中。其工作领域包含：成人矫正、女性犯罪、社区矫正、犯罪康复及政策建议等。

当前国内对于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的社工介入研究，随着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不断深入。而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的弱势地位与需求，亦成了诸多学者的研究出发点。在社区矫正中，引入“助人自助”是非常重要的点，以此来帮助女性社区矫正对象探索新路径，纠正错误认知，顺利解矫。学者纪得军认为，我国面向女性社区矫正对象采取的社区矫正工作方法分为：普法教育、工作教育与心理疏导三大类。^④王茜在传统基础上，通过在实践中利用“家庭关怀”，以“社区-邻里-家庭”制度来帮助女性社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⑤刘淑娟则认为需使用个案工作，为女性社区矫正对象提供更详细的介入服务。其中个案社会工作的理论模式主要有：认知行为治疗模式、家庭结构治疗模式、现实治疗模式、心理社会治疗模式

① Zuckerman, M., Li, C., & Diener, E. F. (2017). Societal Conditions and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Well-Being: Testing a Three-Stage Model. *Pers Soc Psychol Bull*, 43(3), 329-336.

② 佟相杰. 女性社区矫正者的特殊性及社会工作的介入[J]. 全国流通经济, 2011(014):100-101.

③ 陈晓敏. 社区矫正中的社会性别视角——以上海市 xx 社区矫正对象个案为例[J]. 法治论丛, 2003.

④ 纪得军. 女性罪犯社区矫正模式论[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9(6):64-67.

⑤ 王茜. 社区女性服刑人员的矫正方法[J]. 天津市经理学院学报, 2018(3):23-24.

及任务中心模式等，对于社区矫正来说皆适用。

综上，社工介入女性社区矫正，是基于女性犯罪的研究基础之上开展的。笔者希望能透过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等学科，从多角度出发以实现对女性犯罪的深入研究。同时，结合性别视角对该群体身上的特殊性做出简单总结。实证研究方面，笔者以个案为主，整理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犯罪的现状、特性及成因，并从社会变迁、角色等综合角度进行研究。以期能够通过文献及介入结果，对社工介入女性社区矫正对象提出有效建议及相关的对策。

1.3.3 关于认知偏差的研究

1.3.3.1 认知偏差概念研究

“偏差”概念，最早是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被提出的。Gigerenzer 指出：认知偏差即当个体对某一事物需要进行辨别、看待时，在此过程中最后产生的结果，同社会标准或现实规则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和偏颇，包括偏颇的趋势亦算做偏差，这一现象的出现、产生，是基于个体认知同社会标准、现实规定及评定准则之间出现了矛盾、缺口，以至互相无法匹配最终发生了偏差，是个体认知局限性、认知风格、感管机制、加工方式以及个体动机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①关于认知偏差的研究，国外学者将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主要放在精神及行为障碍者的认知方式上。其中行为障碍者包括：抑郁症患者、社交恐怖症患者、焦虑症患者等。此类研究对象的认知偏差呈现多体现为：心智障碍、思维固执、夸大危险、外部归因偏差等方面，并发现认知偏差会对精神发展与患者的行为产生严重消极影响。^②

关于认知偏差，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在界定此概念的同时，还通过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中李静，从认知偏差及非理性信念两者的区别着手研究，有机界定了认知偏差的概念。她认为：认知偏差即不符合常理的、负面的甚至错误的信念，这种信念会对个体产生负面影响，并体现在其生活、社交等各方面。认知偏差与非理性信念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认知偏差并不能简单依据消极情绪做以相关的界定，而是由结果层面为导向而对其做以区分。并且李静还提出，个体出现消极情绪仅属于认知偏差问题导致的其中一项负面影响，并非其必然结果。^③杨金玉认为：认知偏差即个人在对事物、现象等发生认知过程时，与实际事实出现不符、偏离的情况。其中偏差也包含信念体系、思维、信息提炼过程等方面，并且此类不同程度的偏离甚至是错误想法、观念甚至会导致情绪障碍及错误行为出现。^④而学者吴韦玮则表示：关于认知偏差的界定需要把重点放在

① Gigerenzer, Baron J. Thinking and Deciding [J].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7):33-35.

② Evans J. Bias in Human Reasoning: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J]. Hove, UK: Erlbaum, 1989(12):27-28.

③ 李静：大学生认知偏差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4):33.

④ 杨金玉.在达沃斯认知偏差评定量表的信效度检验[D].浙江：浙江大学,2011:20.

其表现形式层面。他认为认知偏差是当个人处于认知环节时，对客观现象、事实产生与标准、规定相悖的错误解释，或是在接受信息并对其判断的过程中出现的思维、信念不同程度歪曲。其呈现出来的表现多为：接收、评估信息，应对问题及预估结果时，出现不同程度的偏差。同时他将认知偏差分为：失调性态度、归因方式偏差及负性自动思维等方面。^①

1.3.3.2 认知偏差测量研究

由于认知偏差仅靠观察缺乏一定的客观性，所以判定认知偏差需要借助一定的测量手段。目前关于认知偏差的测量应用，主要分为医学测量和非医学测量两大类。在进行医学测量时，更侧重于医学层面的检查。包括但不限于检查测量对象的疾病史、家庭遗传病史、成长经历，以及相关的必要性医学常规检查等。这是为了在界定被测量对象认知偏差时，先从医学层面上明确被测量对象是否存在医学原因导致认知偏差产生。非医学测量手段则需要多角度、多方面共同合作。其中包括心理学、医学及司法方面的专业工作人员，并将重点放在被测量者的精神状态、行为表现与情绪呈现等方面。

目前国际上关于测量认知偏差，使用最多的是认知偏差问卷(The Cognitive Bias Questionnaire)，这是一种自评问卷，也常被称为CBQ。在认知偏差问卷中，会假设认知偏差和被测量者的抑郁情感有强相关性，将测量分为两个维度展开，分别是抑郁与认知歪曲。但在此问卷中的“抑郁”维度，并不是指抑郁症状表现，而是指抑郁情绪。^②其次，较常被使用的测量工具还有功能失调性态度问卷(Dysfunctional Attitude Scale,DAS-A)，也是一种自评问卷。使用该表的主要目的是测量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偏差、社会认知、自主认知问题以及安全行为，可操作性较强。该表由Weissman与Beck共同编制而成，在编制最初有100个题目(DAS-B)，后来出于对测量简便性的考虑，删减成两个平行的问卷，即DAS-A与DAS-B，两个问卷各40题。其中DAS-A相对使用更广泛，是帮助测量被测量者的抑郁认知易感性的有效常用量表。^③

在我国，有关认知偏差测量的相关研究由于起步较晚，所以其针对性研究较为缺少。再加之，目前认知偏差问卷(CBQ)是测量认知偏差最权威亦最常用的测量工具之一。所以综上，国内学者在测量认知偏差时，也大多使用认知偏差问卷(CBQ)进行测量。并且该问卷的在国内的应用群体，多应用于大学生及精神病人两大类。但同时由于应用群体特性的限制，致使国内关于该问卷的使用样本

① 吴韦玮.伴童年创伤抑郁症的认知功能和认知模式研究[D].湖南.中南大学,2013:18.

② Beck AT ,Rush AJ, Shaw BF,et al. Cognitive therapy of depression [J]. New York: Guilford Press,1979(3):20-22.

③ Wong DFK, Chan KS, Lau Y.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Scale Form A(DAS-A) in a Community Sample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atry in Medicine,2008,38(3):16-17.

种类匮乏,从而导致其中的题目相对不具备普适性,更适合大学生及精神病人这两个特殊群体。

与此同时,国内研究学者李静在其研究中,她为了能够更为有效地探析大学生心理问题,针对大学生群体编制了特定的大学生知偏差量表。在李静的研究过程中,先用初定的77个题目对近两百名大学生开展了初测测试,再依据测试结果确定了最终的24道题目的大学生认知偏差量表。随后,以随机抽取的方式对近三百名大学生开展了对该量表的信效度验证,明确了该量表信效度良好。但由于测量群体限制在大学生,尚不明确是否对别的群体同样适用。^①杨金玉学者则同达沃斯认知偏差评定量表(DACOBS)的原作者进行沟通,在取得国外学者的授权及同意之后,对该量表进行了翻译和校对,确定了中文版本量表。并且也对中文版的达沃斯认知偏差评定量表开展了信效度分析,验证测量效果。^②但同样由于群体样本限制,该表的中文版主要应用于精神疾病患者。

1.3.3.3 认知偏差产生原因及干预研究

国际上,学者们对于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认知偏差产生的原因还在不断努力和探讨,截至目前仍没有统一结论,还在不断进行研究,同时有关修正认知偏差方法的研究也仍在进行当中。但随着研究的推进和深入,在认知偏差治疗及干预的研究成果在不断增多。简单总结治疗及干预主要有分为:药物治疗、行为治疗两大类,并经过实践验证其对于纠正认知偏差起到了积极效果。

关于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认知偏差,有学者认为:需要关注家庭系统对认知偏差的影响。女性在青少年成长阶段相对男性更为敏感,需要家庭发挥正确引导能力,帮助其身心健康发展,家庭氛围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其造成影响。^③利昂·费斯廷格则指出:导致认知偏差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认知系统的构成,及个人认知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二是思维方式。^④女性社区矫正对象发生犯罪行为 and 认知偏差有一定的关系,在其矫正期间若不纠正认知,那就对其回归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可能会再次发生犯罪行为。

关于认知偏差干预修正,多是在实验的基础上,通过重复训练以干预偏差信息的加工过程,最终实现改变个体认知。^⑤但由于这种实验式的规范操作要求,导致在临床实践中存在一些困难,其中在临床效应量方面问题最大。随着研究深入发展,有学者发现矫正训练能有效改善认知过程,但对心理层面效果并不显著。

① 李静:大学生认知偏差问卷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4):34.

② 杨金玉.在达沃斯认知偏差评定量表的信效度检验[D].浙江:浙江大学,2011:22.

③ Alyssa A. Rheingold, James D. Herbert, Martin E. Franklin. Cognitive Biases in Adolescents with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J].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003,27(6):122-124

④ 利昂·费斯廷格.认知失调理论[M].郑全.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38.

⑤ Mogoase C,David D,Koster EH.Clinical Efficacy of Attentional Bias Modification Procedures: An Updated Meta-analysis [J].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14(8):55-56.

①另一种更具有代表性的方法，即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是一种以改善心理健康为出发点的心理社会干预方法。在认知行为治疗发展最初，主要是用来针对治疗抑郁症患者，但目前其使用途径和人群已扩展至多种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包括：抑郁症、焦虑症、躁郁症、精神病、精神分裂症、老年人、预防精神疾病、病理和问题赌博、戒烟物质滥用障碍、饮食失调、网络成瘾等方面。认知行为治疗法是通过纠正被治疗者的内在思想与外在行为，达到改变其认知偏差的目的。其中最具有权威和代表性的，是 Albert Ellis 的合理情绪行为疗法以及 Donald Meichenbaum 的认知行为疗法。在认知行为治疗中，可以使用专业技术如寻找证据，重新归因等协助被治疗者消解负面情绪，同时还会重点关注认知行为治疗对精神病性症状以及负面情绪的作用。

国内与认知偏差产生原因以及干预修正相关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研究对象多集中在青少年和抑郁症患者这两个群体。与青少年认知偏差问题有关的研究，通常会将偏差行为与认知问题相联系联系。陶思婷指出，青少年普遍出现了关于形体认知偏差，在此认知偏差下导致青少年出现自卑情绪和不良行为。对此问题，在其研究中采用了舞动团体辅导模式，结合理论与实践，以期达到修正青少年关于形体认知的偏差问题，消解不良情绪的同时纠正错误行为。②郭思亮在研究中，整合了个案工作技巧及优势理论，对存在认知偏差的社区矫正青少年开展了介入，协助犯罪青少年消解负面情绪，修正不良认知的同时发现自身潜能，以实现顺利解矫。③

在关于抑郁症患者的研究当中，李云歌经过临床医学实证表明，对于治疗抑郁症患者，以药物治疗为主并辅以认知行为疗法能过明显修正患者的错误认知，助其良好的适应社会。④同时还有学者在认知行为疗法的理论基础上，使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等不同方法介入抑郁患者开展服务。学者张永利认为：社会工作者通过使用认知行为治疗法，可以帮助患者减少情绪波动，改善认知偏差的同时有效提高治疗效果。⑤

1.3.4 研究评述

通过阅读、整理文献，笔者发现有关社区矫正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还是比较丰富的，并且随着社会工作的发展，研究也在不断深化。但对于女性社区矫正对象以及社工介入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的研究还是相对较少。

① Yiend J, Mackintosh B.,Mathews A. Enduring consequences of experimentally induced Biase in Interpretation [J].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2005,22(3):96-98.

② 陶思婷.青少年形体认知偏差与自卑感的关系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9.

③ 郭斯亮.个案工作改善社区矫正青少年的自卑问题研究[D].辽宁大学,2019.

④ 李云歌.抑郁障碍患者人的认知功能损害及相关因素分析[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6(5):317.

⑤ 张永莉,孟波,赵贵芳.认知行为治疗法在精神病康复治疗中的应用[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05,9(028):223-225.

同时笔者梳理了与认知偏差有关的国内外文献发现,首先认知偏差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心理学与医学专业,并且大多数研究的侧重点都放在认知偏差概念上,同时在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认知偏差问题方面的研究基本没有。其次,由于认知偏差无法仅依靠主观判断,需要借助客观方面的量表通过测量做以鉴定。虽然国内外对与认知偏差问题,都有相关的量表工具提供测量帮助,但这些量表主要的应用范围还是集中在心理学、医学方面。并且量表主要的应用对象和方向也是和抑郁相关,缺少测量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认知偏差的客观工具。最后,有关社区矫正的研究多数侧重从矫正制度层面出发,对与社区矫正对象的研究重点关注人群也更多集中在未成年人身上,关于女性社区矫正对象少之又少,更别提深入研究其认知偏差。同时,目前关于社会工作介入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虽然随着女性犯罪率升高等原因慢慢引起社会关注,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也在研究层面上,肯定了社会工作介入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但在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认知偏差问题上的研究,还仍有缺漏亟需学者关注。

本文试图通过社会工作介入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认知偏差问题,并在介入过程中运用认知行为治疗模式,结合社会工作的专业理论、技巧及方法。以期在对西安市 W 社区女性社区矫正对象 P 的认知偏差开展个案服务时,能够帮助 P 分析偏差的表现并溯源其原因,达到修正偏差的目的,实现良性转变以顺利解矫。

1.4 核心概念

1.4.1 女性社区矫正对象

女性社区矫正对象是指,依据判决符合社区矫正条件,为矫正犯罪心理与行为实现社会回归,在社区中接受相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社会志愿者及民间组织监管的女性罪犯。我国矫正女犯目前分为五种: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裁定假释、在社会上服刑并剥夺政治权力的五大类。

1.4.2 认知偏差

认知偏差,目前是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门方向,并存在很多概念界定。关于认知偏差上,有许多分类。包括框架效应、锚定效应与调整不足、赌徒谬误等等。其中学者哈瑟尔顿与列托认为,很多认知偏差都是人的行为手册,指导人以犯错的方式适应社会,若不犯错,则在犯更高代价的错误。^①而对于女性社区矫正对象来说,她们本身就是由于犯罪行为而接受矫正,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为帮助其避免再次犯错,就需要纠正认知偏差。同时,本文中的认知偏差,是指当

^① Haselton, M.G., Bryant, G.A., Wilke, A., Frederick, D.A., Garlperin, A., Frankenhuis, W.E., & Moore, T. (2009). Adaptive rationality: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cognitive bias. *Social Cognition*, 27, 733-763.

服务对象自身接收信息、处理问题及对结果的预估等方面发生偏离现实、失真的情况。在服务对象不合理、消极的信念的影响下，出现情绪障碍和不良行为。

1.5 理论基础

1.5.1 认知行为理论

认知行为理论，是在认知理论与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融合而成。该理论的基本观点即：认知受个体自主思维影响，而非理性思考与错误思想则会影响行为发生。认知行为着重强调，行为由个人自身认知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产生。在理性认知的情况下，可以指导人做出正确行为。与此同时，行为亦会对认知产生影响。综上，在个案服务中运用认知行为理论时，需在纠正服务对象的认知、行为的同时，助其调节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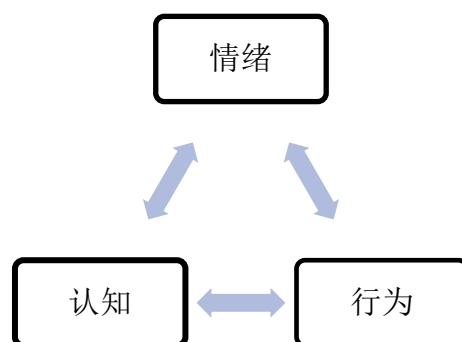


图 1-1 认知行为理论假设

1.5.2 增能理论

增能，又可称为赋权，是社会学专业用语。由索罗门于 20 世纪 70 年代用于黑人免于歧视的工作，由此在社会工作中开始应用，并逐渐成为社工专业中重要的工作理论与价值理念。^①

增能理论即是当个体在社会中同他人、环境产生积极互动时，收获更多的自信心与自我掌控能力，并加强对资源的应用，来实现进一步促进个人积极转变的过程。当个体出现无力感的根本原因是自我负向评价，以及在同外在互动时积累的负面经验，这就致使服务对象较难在社会行动中积极应对。社会工作者可以在服务过程中，从个人、人际关系及环境层面帮助服务对象增能，让其明确个体是改变发生的媒介，学习并运用专业知识及技巧，发生积极转变。增能理论能为缓解女性社区矫正对象提供重要支撑，助其增强权能，并在同外界互动的过程中不断提升。

^① 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78-90.

1.6 研究方法

1.6.1 问卷法

1.6.1.1 认知偏差问卷 (The Cognitive Bias Questionnaire)

认知偏差问卷 (CBQ) 是一种用来测量, 假定与抑郁相关的负面认知偏差的量表工具。其测定范围分为两个维度: 抑郁及认知歪曲。在此需要明确, 认知偏差问卷中的“抑郁”并非是特指限定于抑郁症症状, 而是侧重于抑郁情绪。该量表共包括了六种处境, 并针对人际关系及自我成就划分成了两个层面, 在两个层面之下再分别描述了三种处境。同时, 每个处境包括三至四道题。填表者需要在题目的假设处境下, 选择自己的体验及感受。题目选项由抑郁与歪曲两个维度不同组合而成, 分别为: 抑郁—非歪曲、抑郁—歪曲、非抑郁—非歪曲、非抑郁—歪曲。测量者通过选项来组合填表者的最终得分, 并依据得分判断是否存在认知偏差。

1.6.1.2 社区矫正对象自陈问卷

当社区接收到社区矫正对象时, 首先会对其进行自陈问卷填写调查。通过问卷, 来测评该矫正对象的认知程度。自陈问卷先由矫正对象独立填写完成, 再经过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统分。随后,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依据矫正对象的得分结果, 将其归为三个等级。分别为: 稳定: 0-80 分; 关注: 81-110 分; 重点监控: 111 分及以上。

1.6.2 半结构式访谈法

由于访谈法具有多种形式, 其中结构型访谈与半结构型访谈较为典型, 在实务中使用较多。本文鉴于女性社区矫正对象的特殊性, 选择了更具灵活性优势的半结构式访谈。

依据主体差异, 将访谈分成了两个部分。首先是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服务对象的母亲和周边邻里, 进行访谈, 便于更全面、真实地收集服务对象的相关基本信息; 其次是与服务对象展开访谈, 遵循访谈提纲中的重要信息点同服务对象进行交流, 来了解其认知偏差表现并分析问题原因, 制定服务计划。

1.6.3 参与式观察法

参与式观察法, 是指通过参与服务对象生活, 观察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在社区矫正中的表现以及同他人的互动等情况。根据观察情况, 以发现服务对象认知偏差的表现, 同时从深层剖析原因, 为纠正其认知偏差奠定基础。其次, 在服

务过程中运用参与式观察法，能及时发现、了解服务对象的变化，让评估环节有事实可依。

1.7 研究思路

首先，笔者通过梳理文献，厘清国内外学者对于认知偏差的研究。其中包括：认知偏差概念界定、认知偏差产生原因、如何干预等方面的研究，掌握国内外基于认知偏差研究的不同发展情况与干预措施，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其次，通过个案介入，向存在认知偏差的女性社区矫正对象 P 展开服务，并进行研究。分析服务对象 P 认知偏差呈现出来的表象，再溯源其原因。

再次，在介入过程当中，运用认知行为治疗模式。对 P 做出针对性服务方案并开展实施，并对服务效果从多方面做出专业评估。

最后，反思本次研究的不足，总结研究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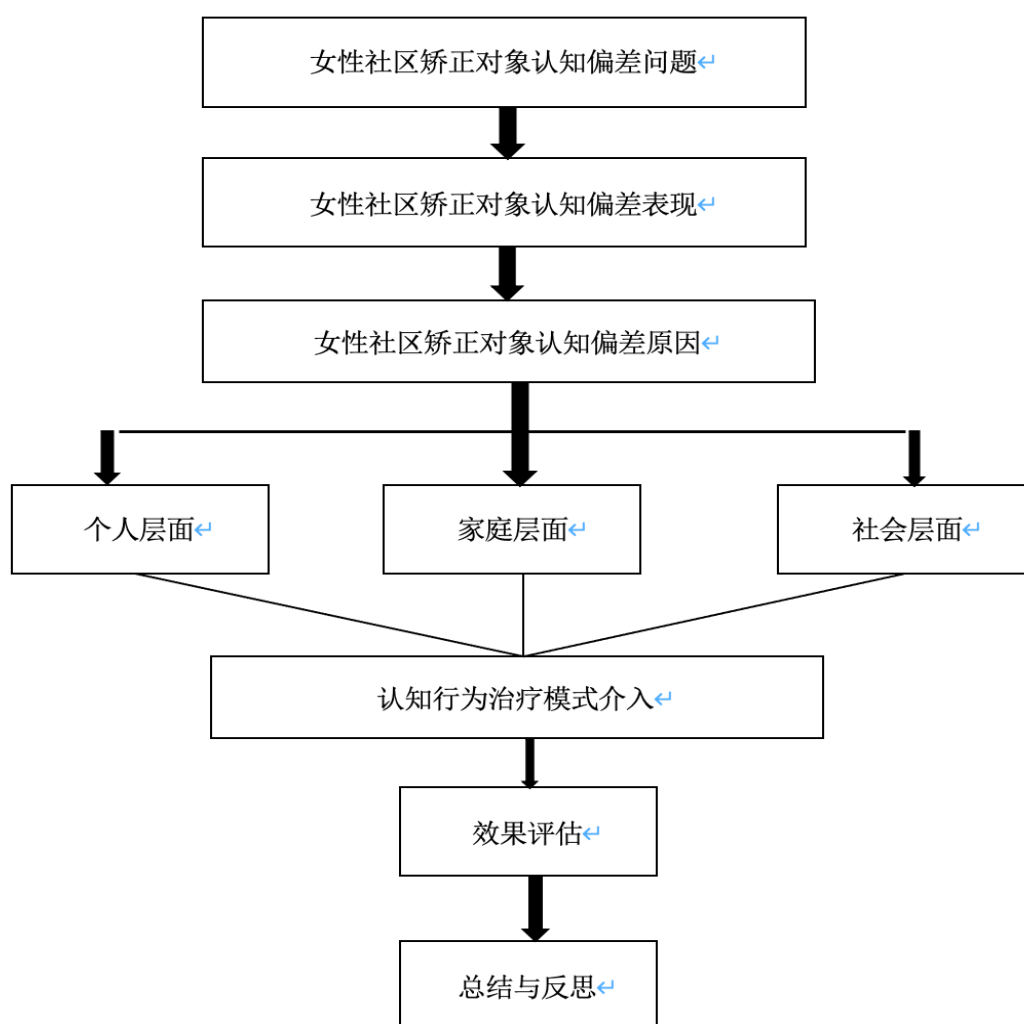


图 1-2 研究思路

第 2 章 认知偏差个案的需求评估与计划制定

2.1 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认知偏差初查

2.2 服务对象 P 的基本情况

2.2.1 基本情况

服务对象 P，女，今年 27 岁，陕西人，文化程度本科，已婚育有一子，现同母亲与两个弟弟共同居住在 W 社区中的某小区内。

犯罪过程及其判决情况：P 犯罪前与丈夫在淘宝上共同经营“某相机商城”网店，主要是销售相机、镜头及其相应配件。因夫妻两人法律意识薄弱，在网店中销售假冒某注册商标的相机成品、镜头及其配件，随后经人举报被公安民警查获，夫妻两人均被判刑。由于 P 的丈夫在犯罪中起主导作用，因此其需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P 本人则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笔者接案时，服务对象 P 已度过了 1 个月矫正期，还需继续接受为期 11 个月的社区矫正。

2.2.2 家庭情况

服务对象 P 目前家庭成员分别为母亲和两个弟弟。母亲今年 47 岁，在 20 岁时生下服务对象 P，老家在广州市某县。母亲年轻时与其父亲结婚嫁至西安，但父亲因车祸在服务对象 P 14 岁时去世，仅靠母亲一人独自抚养姐弟三人。两个弟弟分别 21 岁和 16 岁，大弟今年大三在读，二弟高二在读。服务对象 P 与丈夫 L 在其 23 岁时结婚，并在婚后常贴补家用，但自其出事，母亲家中的经济负担陡然增大。

2.3 资料收集与认知问题分析

2.3.1 资料收集

2.3.1.1 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处收集资料

笔者先通过向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表示申请查看资料的意向，随后通过沟通，收集到了服务对象 P 的个人资料档案、其犯罪经过的相关记录及 P 在矫正期间交的《矫正对象定期情况汇报》。通过查阅这些资料，笔者对 P 的个人情况与经历、家庭情况及犯罪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同时在查阅期间，对一些问题还有些许存疑。笔者为了更全面了解 P 的情况，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开展了访谈。

笔者：“您好，是这样的。我刚在查看 P 资料的时候有几个问题想深入了解

一下，您方便跟我聊聊吗？”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好，你问，我这边知道的情况都会跟你说。”

笔者：“好的，我想先了解一下，为什么 P 和丈夫经营的犯事工厂在咱们 G 区，法院判决也是 G 区那边下的，她为什么在 W 区矫正啊？”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这个因为社区矫正是有规定的。社区矫正对象在法院判决之后，先是通过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把矫正对象移交给街道司法行政机关，到了街道司法所这边之后，再让工作人员核对一下矫正对象户籍啊居住所在地的信息，最后才是下派到社区，由我们负责进行统一的监督跟矫正。她的户籍在 W 区这边，所以就在这边接受矫正。”

笔者：“好的，还有一个问题。依据汇报制度的话，P 需要定期交汇报。但是我仔细看了下，她这总共四份，一份比一份写的少，还有两份基本上一样，只是落款日期不一样，是怎么回事呢？”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哎，这个事情我也特别愁。这姑娘才来了 1 个月。咱们这边的汇报制度是让他们每周交一次，需要填写自己本周的一些基本情况。大概就是包括身体健康、日常生活、社会人际关系、还有家庭变故等一些方面，主要是为了对矫正对象进行考察和监督。你看她交了 4 份，每次都是我催着催着才交来的，这个月最后一份我催了她三天才交。这汇报写的是能糊弄就糊弄，要多敷衍有多敷衍，虽然矫正对象对这个都比较敷衍，但是像她这么不乐意的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才 1 个月，我因为这个事没少说过她，也跟她认真谈过话，但她听了就点点头，也不搭话，下次也还是一样。”

笔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她认真汇报？”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有啥办法啊，说实话这个问题不光是 P 有，大多数矫正对象都不太认真对待这个事。我们其实也挺为难的，虽然是有管制手段和方法，像记过、警告之类的。说实话，我们工作人员也觉得矫正对象不容易，如果不是大的问题或者纠纷，真的不愿意为难他们，也想他们早点解矫，好好生活。”

笔者：“确实是，你们工作其实为难的地方也很多。”

通过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访谈，发现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也认为服务对象 P 在认知及行为上存在偏差。虽对 P 进行了谈话，但由于缺乏专业指导和科学方法，导致谈话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2.3.1.2 从服务对象 P 的邻里处收集资料

在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访谈结束后，笔者对服务对象 P 的情况有了大致了解。期间正好赶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对矫正对象每月例行的大走访活动，为加深对 P 情况的了解，笔者跟随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前往 P 所居住的小区，以期通过

走访周边环境，深度还原 P 的情况。

笔者：“您平时和 P 打交道多吗？”

邻居：“我这几年才搬来的，基本上没交流过，她看着不太愿意跟人打交道，但是感觉人其实挺好的。”

笔者：“具体为什么说人不错呢，你们有相处过吗？”

邻居：“说相处还算不上，你也看得出 P 就不像个性格活泼的。不过邻居之间，偶尔还是能见到的。说她人不错是因为有回我这边从超市回来提了好多东西，她看见就过来搭把手，虽然我跟她道谢她没应。”

笔者：“好的了解了，您平时有看见 P 和朋友去玩吗？”

邻居：“说实话，我搬过来这么久，真的没见过她跟朋友一块。之前没出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跟她老公一起。”

笔者：“好的，谢谢您。”

笔者本次通过跟随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例行大走访，由于是工作日，大多数人都在上班，再加上 P 日常话也很少，导致笔者在与服务对象 P 的邻居交谈时并未获取太多的有效信息。但本次走访，笔者对服务对象 P 的周遭的居住环境有了大体的了解和印象。同时通过和邻居交谈，也发现 P 在同外界沟通交流时，十分被动，也不愿与他人多交流，这就导致其基本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最后，通过本次走访，笔者推测，在服务对象 P 目前的日常生活中，相对接触最多的只有自己的家人，这对后期介入开展起着重要作用。

2.3.1.3 从服务对象 P 母亲收集资料

偶然一次社区活动中，服务对象 P 由母亲陪伴前来。笔者为了核实服务对象 P 是否在人际交往上存在仅限与家里人沟通的情况，并未来进一步了解服务对象 P 的相关情况，同服务对象 P 的母亲啊在社区矫正的办公室展开了简单交流。

笔者：“您看来 P 是个什么样的人？”

P 的母亲：“她其实是个又乖又老实的孩子。”

笔者：“您从哪里看得出来呢？”

P 的母亲：“她就是看上去古怪内向了点，不怎么爱说话。但是其实她很善良也很有孝心，我之前受伤骨折，她一直在医院忙前忙后地陪着我照顾我。哎，而且她小时候也是个很活泼的孩子。”

笔者：“您为什么提起她小时候叹气呢，P 为什么长大会这么内向呢？”

P 的母亲：“她是我们家老大，她爸没出事之前我跟她爸把她当眼珠子一样捧着，哪怕后来又有了两个小的，还是最惯着她，自家姑娘小时候活泼又懂事谁

不疼啊。她爸出事人没了之后，我一个人养他们三个，经济压力特别大，我自己也难过，顾不上照顾她心情，她从那之后就变的话很少很内向，也怪我。”

笔者：“了解，她最近接受矫正的这段时间在家里状态怎么样呢。”

P的母亲：“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她也不愿意出门，基本就在家呆着。看着心情也不太好，整个人反正就情绪不高。”

笔者：“您没跟她聊聊问问她吗？”

P的母亲：“没有，虽然住在一起，我更多是照顾她生活，她有心事啥了的其实不愿意告诉我。”

由于服务对象P在参加社区活动时间并不长，所以笔者只能跟服务对象P的母亲进行一次简短的交流。但通过本次谈话，能发现P在小时候性格与现在并不一样，另外从P母亲的口吻中可以得知对P的现状也很无奈，但是没有办法同服务对象P有效沟通。

笔者经过对服务对象P身边的有关人员进行访谈，获取到了P的相关信息，可以推断出如下结论：首先，P本人的确具有认知偏差，体现在认知层面、情绪层面以及行为层面三个方面；其次，P所呈现出的问题，是伴随其成长经历而逐渐形成的；最后，虽然P的周遭环境对其正向转变帮助较小，但仍存在可利用资源。

2.3.1.4 资料分析

认知行为理论认为，个人自身自发性的认知会对个体的情绪、行为产生影响。认知是连接思维与行动的桥梁，在错误思考方式的引导下，会使个人出现错误行为。经过收集、整理资料，笔者将女性社区矫正对象P自身认知情况同认知偏差的定义进行了比对，发现基本吻合。经过权衡考虑后，基于直观观察相对缺乏准确客观性的基础上，笔者同社区矫正对象P进行了沟通。在征得P的同意后，使用了国际上测量认知偏差普遍采用的工具——认知偏差问卷来对其进行测量，以获取更加客观准确的结果。测量时，鉴于该问卷的原本语言并表述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与逻辑思维，笔者在不改变原意的基础上调整了部分文字阐述，以方便服务对象理解。女性社区矫正对象P最终测量结果如下表2-1所示：

表 2-1 认知偏差测量结果

维度	分数
抑郁——歪曲 (D-D)	7
非抑郁——歪曲 (ND-D)	8
抑郁——非歪曲 (D-ND)	5
非抑郁——非歪曲(ND-ND)	5

女性社区矫正对象 P 测量得分为：抑郁——歪曲 (D-D) 7 分；非抑郁——歪曲 (D-D) 8 分；抑郁——非歪曲 (D-ND) 5 分；非抑郁——非歪曲 (ND-ND) 4 分。根据本次服务对象填写认知偏差问卷测量出的结果可知，P 在歪曲单维度上得分高达 15 分。通过借助测量工具，可以确定服务对象 P 存在认知偏差。同时，笔者在对女性社区矫正对象 P 进行认知偏差界定研究时，还参考了其填写的社区矫正对象自陈问卷（附录）、以及收集整理到的资料，对 P 的认知偏差进行了操作化分析，从而保证结果的客观公正。

2.3.2 认知层面问题分析

关于自我认知的相关概念和定义，Markus 就曾表示：自我认知可以被看成是个体内部的“自我描述”，自我认知在人际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他还指出，个体在与外界进行交流时可以建立自我认知。^①并且，自我认知亦是对自己认知能力、运动能力、人际交往方面能力的反应与评价。女性社区矫正对象 P 在自我认知偏差问题在于：

（一）自我评价过低

自卑情绪重，自我评价低。P 对自己过于自卑，认为自己一个人什么事都做不好。在会谈内容中，当谈及其对于自己接受社区矫正这件事的看法，P 认为这会毁了自己一辈子，很在意社区矫正这段经历。

“这日子太难熬了，我觉得我自己以后去干什么，人家一听我矫正过，哪个老板愿意让我去工作啊，我本来也干啥啥也不行。我一直都比较自卑，碰到啥事也不愿跟人说，你说我现在这么大的事，我真的没脸出门，感觉自己一团糟。”

并且对于外界环境没有正确的认识，将自己封闭在个人空间。和丈夫在一起时基本丧失自我意识。当 P 参与涉事案件时，已与其丈夫结婚，间接参与了犯罪行为，其丈夫就是一手策划事件并推动事件发展的主要行为人。经笔者了解，女性社区矫正对象 P 和丈夫恋爱至结婚期间，都是丈夫占据主导权，她和丈夫仅因为工作事宜主动争吵过，其他时间都对丈夫言听计从。这就使 P 基本切断了与他

^① Markus, H.Wurf E.1987. The Dynamic Self-Concept: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J].

人的联系，基本丧失自我意识。最终导致当两人出现越轨行为时，P 毫无察觉，仍一心听从丈夫的安排。甚至在犯罪事实发生后，仍坚持认为“夫妻俩没干坏事，倒霉被下黑手了”。

服务对象 P：“我是觉得我听我老公的也没错，我俩也一直都是这样。我围着他转他说什么我就干什么，他把啥都安排好，我挺轻松的。感觉也没犯啥事，刚出事那会我老公跟我说就是倒霉栽了，有人眼馋我们下黑手，其实我也觉得我老公说的挺对。”

这些负性自动想法长此以往会对服务对象顺利解矫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在非适应自动思维的作用下，产生对自我认知、自我能力和环境的歪曲认知。不仅在其情绪上出现失落、伤感，同时还会阻碍其主动解决问题，长期处于这种情况，会不利于其发展和解矫。

（二）矫正积极性低

在 P 之前接受社区矫正的 1 个月中，其行为表现呈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在她看来，这些都是虚的流程。无论是参加社区矫正活动，还是定期汇报，就像上班打卡一样，走个形式而已，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这姑娘第一天来社区报到的时候，我需要问她点情况，需要填一下《社区服刑人员基本信息登记表》。她基本上爱答不理的，我光给她填表就够费劲儿了。按照矫正制度，基本定期需要他们交情况汇报。我天天催，她能意思意思写点，有时候催急了她就借别人的抄，像她好几次再过分点儿就压根不带交的。每次做活动的时候，她也很冷漠，就是明显你看得出对付的那种态度，找个不起眼的地儿躲远远的。不过确实这个现象算比较常见，都是完成任务一样。不过她这才矫正 1 个月，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咋办。而且她还有个娃，我也不想让她矫正期间出啥问题，就睁只眼闭着眼。哎，提起她我是真的头疼，这姑娘也不是态度特别吊儿郎当招人厌，就是拿人当空气，感觉话不进她耳朵啊。我也没啥好办法，希望她能顺利度过矫正期就行。”

笔者通过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在其言辞中可以发现女性社区矫正对象 P 的认知偏差问题，并不仅限于社区矫正方面，在日常行为中也有所体现。若放任发展，即便其顺利解矫，也仍存在很大隐患。

2.3.3 情绪层面问题分析

女性社区矫正对象常常会因为身份特殊而产生过于自卑的情绪，而处于自卑中的个体会存在感受性高且耐受性低的特点，情绪体验更为明显。在矫正期间，

自卑是女性社区矫正对象中最主要的情绪，且由于过往经历导致在矫正中，更容易遭受他人的指点和冷眼，就致使服务对象情绪波动更大，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态度。在日常与人交往相处中十分敏感，会轻易因为他人微小的举动视为对自己的歧视从而进一步封闭自己，严重时甚至会自责哭泣。

与此同时，服务对象 P 不良的家庭沟通氛围亦会加强其消极的情绪体验。这就会让服务对象 P 在对事物、人及周围环境形成正确认知时，造成负面影响，且阻碍其发生改变和积极行动。P 在日常生活与矫正中，时常会因为自我情绪低落而自我封闭，采取一系列的消极行动。例如拒绝同母亲交谈、逃避矫正工作等等。这都不利于其顺利解矫和回归社会。

2.3.3 行为层面问题分析

女性社区矫正对象 P 人际关系交往十分欠缺，不论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都没什么朋友，和周围邻里的关系也并不亲近，处于一种很明显的逃避状态。其在矫正期间，也因为焦虑人际关系而对待工作人员的态度非常冷漠。可以看出，P 并不懂得如何处理人际交往关系。在后期的访谈中，笔者发现 P 并不是不愿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而是由于过于自卑且对自我有不切实的标准，导致其在自我行为与标准产生差距时产生挫败感，进一步加深焦虑和自卑程度。从而选择自我封闭的方式拒绝与他人交流，是自己的自我保护手段，但也丧失了朋辈支持。

2.4 服务对象 P 需求分析

通过对 P 认知问题的分析后，厘清其有以下需求

2.4.1 认知层面需求分析

服务对象 P 对于自我评价很低，其认为“我这辈子毁了”、“我做不到”、“我不行”等负性评价来描述自己。将自己被矫正的原因都归结于自己身上，并且没办法正确对待之后的生活，怀疑甚至质疑自己根本不能重新开始。增能理论认为，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能力与价值，并且可以对自我认知偏差进行修正。由此，P 需要修正自我认知偏差并逐步正确看待自身价值，改变错误的自我评价，形成正向自我认知，不断挖掘自身能力，增强自信心。

服务对象 P 因违法犯罪行为而接受矫正，在这次人生巨变的打击下认为自己无能且无法再顺利回归社会，采取消极的矫正态度，十分不配合。社会工作者应当帮其转变矫正态度，形成积极的矫正态度，疏导因为矫正带来的负面信念和情绪，正视自身能力，将自我认知逐步修正。

2.4.2 情绪层面需求分析

消极的情绪会致使服务对象 P 对自身、他人及社会的看法，妨碍其做出正向改变和积极行为，从而造成认知与情绪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不仅不利于服务对象 P 心理健康发展，更不利于其人生长远的发展。帮助 P 改善其消极情绪，并向积极情绪扭转有利于 P 对自身、他人及社会形成正确看法，进一步推动 P 做出积极改变，从而有效改善 P 的现状，搭建良性的认知—情绪—行为循环。

2.4.3 行为层面需求分析

增能理论指出，服务对象的个人能力是可以在社会互动中获得提升的，同时朋辈群体以及家庭支撑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日常互动的主体，融入朋辈群体且获得家庭支撑能够有效帮助服务对象减少并缓解负面情绪，P 在日常行为举止中，表现得较为缺乏行动能力，朋友十分稀少且家庭沟通氛围较差。因此社会工作者可以帮助服务对象 P 提升社交能力，主动学习社交技能，鼓励其与家人和朋辈群体多多沟通，积极参与同他人的互动来收获积极评价，进一步巩固对自身的正向认知。

2.5 认知行为治疗模式介入及其适用性

笔者在本次研究中，将认知行为治疗模式作为基本方法，是由于此模式是个案工作的基本模式之一。并且该模式的理论基础包括认知理论与行为理论，认为当服务对象出现认知偏差，会产生情绪障碍及心理痛苦乃至偏差行为。采用认知行为治疗模式，以达到修正服务对象偏差认知的目的，打破其固有思维，重新构建认知。从而达到消除错误认知，矫正偏差的目的。当服务对象认知偏差得到矫正实现正向转变后，其改善效果也会体现在在行为和思维层面上，实现顺利解矫。由于行为理论相较于认知理论更着重强调改变行为，需要在外在环境与内在认知的互动和影响方面重点关注。所以在对 P 开展服务的过程当中，不能只着眼于服务对象，还需关注其外在环境的影响，如家庭、社区、社会环境等等。

服务对象 P 由于父亲早逝，母亲忙于生计，对其心理变化缺少关注。导致服务对象 P 在母亲面前沉默寡言，很少袒露心声；而之前服务对象 P 在与丈夫同住期间，由于丈夫对服务对象 P 占有欲强，对其过于溺爱和控制。这两种完全对立的亲密关系，对 P 的认知偏差也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致使服务对象在生活中，十分内向自卑，同时缺乏自我意识，整个人无法独立思考的基础下还孤立无援。在其负面情绪没有出口的情况下，也缺乏正确的引导和帮助，在面对社会及社交时，呈现明显的消极态度，让错误认知与行为互相影响，只能陷入恶性循环当中。这不仅会对其纠正错误认知带来障碍，也会影响顺利解矫。综上，在笔者

的研究当中,对存在认知偏差的女性社区矫正对象使用认知行为治疗模式进行纠偏和修正,是具备相应的积极影响和有效效果。

第3章 服务对象P认知偏差的个案介入服务

3.1 服务目标与服务计划

3.1.1 工作目标

笔者秉持专业服务理念，运用个案方法为服务对象P提供服务。在掌握服务对象P的基本情况，选取了对其较为适用的认知行为治疗模式，助其在认知偏差问题上得到有效修正，塑造良性思维，达到正向转变。

3.3.1.2 总目标

协助服务对象P厘清认知偏差问题，使P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更加清楚且正确地看待自己的认知偏差问题。在纠正认知偏差的基础上，形成正向认知；同时，帮助服务对象P加强家庭支持、提升社交能力，让P与母亲及邻里周边的关系更加融洽、和谐。搭建认知—情绪—行为间的良性循环。

3.3.1.3 具体目标

1.服务对象P自身层面

首先，使服务对象P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明确认知，意识到自己违法犯罪的行为事实；其次，让其明白社区矫正工作并非流于表面，认识到社区矫正是属于刑罚手段的一种；再次协助服务对象P增强自信，形成独立思考能力；最后转变服务对象消极的情绪并纠正自我认知偏差，使P能够正确看待评价自己。

2.家庭层面

同服务对象P的母亲展开访谈，明确沟通交流的必须性和重要性，调整双方的沟通模式，加强家庭支持。

3.社会层面

帮助服务对象P加强人际交往。

3.1.2 服务计划

笔者针对服务对象P开展的个案服务，共分为三个阶段。整个服务时间，共计五个月（自七月上旬至十一月）。

1.介入初期：收集资料、诊断问题及建立专业关系

初期阶段的目的是通过搜集一些资料来掌握相关信息，对服务对象P的个人基本情况有大体的了解，然后在此基础上诊断P的主要问题。在此期间，根据服务对象P的闲暇时间，安排走访会谈，进一步掌握服务对象P的基本相关情况。在会谈中，与服务对象P认真沟通交流和倾听，并协助服务对象P了解社会

工作者的角色及专业性，以推动双方专业关系的建立。同时明确双方的期待及能力，秉持诚恳与接纳的态度，达成建立双方良好的专业关系的目标。专业关系建立后，笔者采取了参与式观察及半结构访谈方法，从服务对象 P、其父亲、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及邻居处获取了相关有效信息和资料。对 P 的情况进行多方面的了解，并借助问卷确定其认知偏差问题。随后，初步预估服务对象 P 在自身、家庭及社会层面存在的问题。

2.介入中期：实施服务计划

在开展服务计划的阶段中，社会工作者需要运用认知行为治疗模式，担任不同角色纠正服务对象 P 的认知偏差。首先，转变对社区矫正的错误思想认知，并积极配合矫正工作，其次，从家庭层面出发，以推动 P 与母亲良好亲子关系的发展，来搭建服务对象 P 的有效家庭支持。最后，从社会层面出发，帮助服务对象 P 加强人际交往。

3.介入后期：结案与成果巩固

后期的主要任务是以专业评估方法，对介入效果进行评估。其中包括服务对象 P 认知改变情况、目标完成情况。并通过回忆，帮助服务对象 P 巩固现有的改变成果，稳固基础的同时推进服务对象 P 的个人发展，让服务对象 P 的改变进一步稳固且保持积极向上的状态。其次，处理好离别情绪，避免服务对象 P 产生依赖，从而在结案后发生逆变化。再次，在完成服务之后，需要对服务对象进行回访，以了解服务成效。最后，对本次介入过程进行反思，并总结了介入中的优势与不足，为之后的社会工作实务提供经验。

3.1.3 服务计划表

具体安排如 3-1 表 个案社会工作计划书所示

时间	阶段	服务目标	内容
2020.7.7— 2020.7.20	第一阶段 介入初期	搜集资料、剖析认知偏差具体表现。 诊断 P 的问题。 建立专业关系。	经过对服务对象 P、其父亲及社区工作人员的访谈，多渠道获取了服务对象 P 的有关资料信息，对 P 各项基本情况及犯罪情况做简单了解。利用量表，确定 P 的认知偏差问题。随后，建立双方专业关系。
7 月	第二阶段 介入中期	加强法律意识，尽可能积极配合对社区矫正工作。转变对自己的罪行的认知。	通过集中教育，共同观看“守护解放西”纪录片，提升法律意识。 再通过“人生之路”个案访谈，巩固加强服务对象 P 的法律意识
7 月		帮助服务对象增强自我意识，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对其展开个案访谈，运用同理心、共情的方法帮助服务对象 P 稳定情绪，再通过“反应感受”方法引导 P 描述情绪。最后通过苏格拉底式提问，让其对反思自我意识，并达到增强的目的。

			共同学习有关自我意识的知识巩固变化，在学习过程中引导思考。
8月		协助服务对象改变消极的社会态度，逐步向正向转变。	以社会热点事件为切入点，开展“社会与我”的个案访谈，改变其消极社会态度。
8月		帮助服务对象 P 处理好邻里周边关系，得到周边人的理解，减少指责和议论。	与服务对象 P 的邻里沟通服务对象的相关情况，并通过社区活动增进邻里关系。
9月		纠正服务对象 P 的错误自我认知	在“我想对你说，你真的很好”个案访谈中运用同理技巧，鼓励服务对象讲述日常中的事情，并聚焦于典型事件上，引导其关注自身优点，转变错误自我认知。
9月		通过提升服务对象沟通交流能力改善母女关系，加强家庭支撑。	首先，给出服务对象 P 改善关系的方法和建议，其次与服务对象 P 的母亲进行访谈，明确沟通的重要性，最后进行角色互换，感受对方角色。
2020.10-2020.11	第三阶段介入后期	帮助服务对象 P 巩固变化，积极应对生活，建立信心。	评估服务效果，并协助服务对象 P 回忆服务中发生的转变，巩固效果、建立信心，完成结案。

3.2 介入女性社区矫正对象 P 认知偏差的实务过程

3.2.1 接案

笔者在西安市 W 社区的某社工机构实习时，和督导共同参与了机构的社区矫正项目。此项目是在省级司法部门大力支持下，针对女性社区矫正对象开展的相关个案服务活动。社区先对目前社区内的 23 名矫正对象进行了统计并将 8 名女性社区矫正对象转介给机构，由机构来跟进和提供专业的日常随访、情感支持和个案服务，机构在接受这 8 名社区矫正对象后，首先对其家庭做了简单的走访，以了解其日常生活方面的基本情况。根据初步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向有需要的女性社区矫正对象提供个案服务。

笔者在实习第一天，机构正好在针对这 8 名女性社区矫正对象开展走访活动，于是笔者便参与了本次活动。在走访过程中，发现 P 在这 8 名女性社区对象中显得尤为沉默和冷漠，机构起初考虑笔者处于实习阶段，未在服务对象 P 的走访活动中安排笔者参与，而是让另一位年长且经验丰富的女社工 M 阿姨进行探访与对接，但由于 M 阿姨家中突发急事，于是将服务对象 P 转介给督导与笔者。为能更好地帮助 P，笔者在督导建议下，先着手开始收集资料，以明确服务对象 P 的问题。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18056101065006025>